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王志遠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十八

起諸雍執徐正月盡屠維  
大荒落十二月凡二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天聖六年春正月己酉罷兩州乾元節歲貢織佛  
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

軍大譟猝守佐堂下刼之約予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轉運使孫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誘之亂也卒留不予甲寅司天秋官正楊可言熒惑行近天街當犯而不犯請宣付史館從之然議者謂五星凌犯見於占測非算數所知今日官言當犯而不犯非也戊午罷提點刑獄庚申上封者言今權要之家

此援恩例而濫進者多請一切罷之詔可仍著為令

二月同知禮院王皞言諡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諡惡行有惡諡蓋聞諡知行以為勸戒近日臣僚薨卒雖官品合該擬諡其子弟自知父祖別無善狀慮定諡之際斥其繆戾皆不請諡竊以諡法自周公已來垂為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然用為懲勸今若任其遷避則為惡者肆志而不悛欲乞今後凡有臣僚薨謝不必候本家請諡並令有司舉

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詔從之

考異據會要皞論謚

法在五年十月

今並從實錄

戊寅帝謂輔臣曰登州採金歲益數

千兩其官吏宜降詔褒諭王曾對曰采金既多則農民皆廢業而趨利不當更誘之帝曰誠如所言然官吏勤事亦不可不勸也 庚辰大風晝晦 壬午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知白在相位慎惜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清約如寒士及卒帝為罷社宴贈太傅中書令太后臨奠之其家以貧辭敕葬詔送終之

具悉從官給且諭王曾等令共恤其家禮官謝絳議諡  
文節御史王嘉言以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請諡文  
正王曾曰文節美諡矣遂不改嘉言禹偁子也

考異王  
子融言

行錄云知白與虞部員外郎楊儔者善自西川罷歸知  
白欲令審官先與除授曾不可曰百執事釐務自有次  
序儔安可先也未幾曾以疾謁告參知政事魯宗道迎  
知白意議先與儔官知白忻然從之後宗道乃對帝發  
其事知白驚惋自失退而引咎謝曾因之抑鬱數月而  
沒又百一編云知白不喜宗道嘗語人曰銓曹中取一  
最不才選人軍巡獄中求一最無行者亦當優於此人  
矣李燾曰知白素號賢相宗道亦雅有直聲恐未必爾  
也燾言良是子融言出  
愛憎殊非實錄今不取

甲午雄州言民妻張氏戶絕

田產於法當給三分之一與其出嫁女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生然其估為緡錢萬餘當奏聽裁帝曰此皆編戶朝夕自營者毋利其沒入悉令均給之三月丙申

朔日有食之戊申太后幸贈侍中劉美第左司諫劉

隨奏疏勸止太后納其言自後不復再駕

考異此據宋祁所作隨墓

銘傳云太后不宜數幸外家恐誤也今改之

張知白既卒帝謀所以代之

者宰臣王曾薦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之曾言輔相當擇才不當



問位太后許用夷簡夷簡因奏事言士遜事上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懿之德請先用之太后嘉其能讓壬子以士遜為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從利用之言也  
癸丑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姜遵為樞密副使遵長于吏事其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時人號為姜擦子太后嘗遣內侍曾繼莘於永興軍營浮屠遵希太后旨悉毀漢唐碑碣以代甃甃而又佐繼莘躬自督治既成因得召用云 己未以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

范雍為樞密副使 壬戌詔建西太一宮從司天之請

也

考異東都事略作辛酉今從宋史

夏四月癸未命龍圖閣待制燕

肅直史館康孝基同議蠲減三司歲所科上供物凡中都歲用百貨三司視庫務所積豐約下其數諸路諸路度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於民然用有緩急則物有輕重故方上所須輕者反重賤者反貴而民有受其弊者肅等既受命建言京師庫務所積可給二年者請勿復科買詔

從之 甲申旦有星大如斗自北流至于西南光照殿  
庭有聲如雷尾長數丈久之散為蒼白雲 庚寅德音  
以星變齋居不視事五日降畿內囚死罪流以下釋之罷  
諸土木功賑河北流民過京師者 時命僧道禪襪於  
文德殿殿中侍御史李紘奏言文德殿布政會朝之位  
每灾異輒聚緇黃讚唄于其間何以示中外不聽 五  
月乙未朔交趾寇邊 庚戌詔溫鼎廣等州歲貢柑不  
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始王曾言于帝請斷貢餘帝

曰貢且勞矣況其餘乎亟命罷之 樞密副使姜遵言

咸陽民亢守亮歲貢梨朝廷給賜常倍其直守亮族素

豪每以此夸其里中因以凌弱請絕其獻帝曰朕不知

守亮敢恃此以橫也辛亥詔罷之 丁巳以樞密直學

士工部侍郎李及為御史中丞及時知河南召用之杜

衍為提點京西路刑獄及與衍會具甚疎薄他日中貴

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每歎其清德

考異按記聞云  
章獻太后臨朝

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有弟德明奉使過杭州  
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

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如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邪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按及以乾興元年三月知杭州天聖元年九月徙南京在杭州才一歲餘不當云久居此蓋誤也今不取

六月丙寅罷戎瀘諸州穀稅錢 周虢州防禦使柴

貴世宗弟也其孫肅自陳求官帝問王曾曰肅果柴氏之後乎曾對曰得貴告身驗之信然帝曰世宗開拓土宇

為吾國家也後裔其可忘哉命為三班奉職

考異李燾曰寶訓既

有肅名又有元亨名今但依實錄存肅名當考

寧州防禦使李允則卒允則

自雄徙鎮又自鎮徙潞在河北前後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墮

乙酉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轉運司市糴軍儲

丁亥以太常丞直史館馬季良為龍圖閣待制先是太后欲擢季良侍從王曾難之會曾移疾太后諭中書令亟行除命執政承順且遽故季良止以三丞充待制

蓋三丞未有預內閣清職者朝論譁然益重曾之守正  
云 帝既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戶部判官左司  
諫劉隨請軍國常務專稟帝旨太后不悅會隨請外  
秋七月乙巳命知濟州 壬子江寧府揚真潤州江水  
溢壞官民廬舍遣使安撫賑卹 丙辰以翰林學士蔡  
齊為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羅崇勲趣齊上修景德寺  
記曰參知政事可得也齊故遲其記不上崇勲怒讒于  
太后命齊出守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尋以親老易

密州 壬戌知制誥徐奭等言詳定三司欠負凡放二百三十六萬 是月河北大水八月乙丑詔河北水災州軍免今年秋稅初帝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緣邊視水災聞有龍堰於海口故水壅而不泄可遣官致祭王曾曰邊郡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恐非龍可堰也宜寬民賦以答天災故有是詔 甲戌以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張綸知泰州綸天禧末為發運使時鹽課積虧者十年綸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



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三百五十萬居三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緡在江淮踰六年為民興利除害甚衆性喜施與見漕卒多凍餒道死者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俸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 戊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為龍圖閣學士知廬州筠三入翰林意望兩府及為承旨頗不懌嘗移疾不出或戲筠曰服清涼散必愈

蓋兩府乃得用青涼織也後二歲竟卒于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性不苟合臨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為陽翟同姓富人奏求恩澤清議頗少之 晏殊之出也帝意初不謂然欲復用之會李及卒乙酉召殊于南京命為御史中丞仍令班翰林學士上 唐中書令張九齡九代孫錫以九齡告身及明皇批荅來獻帝謂輔臣曰九齡唐名相也宜旌其後即授試國子四門助教 九月辛丑西太一宮成癸

卯幸西太一宮 丙午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陳從易

為左司郎中與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並知制  
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向之而從易  
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天  
禧中大雅提點淮南刑獄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  
舟覆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  
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時朝廷欲矯文章之弊故並進  
從易及大雅以風天下

考異按實錄從易大雅蓋與度  
支判官右司諫直史館同修起

居注張觀三人者並為知制誥今但從正史載二人事迹削觀不著

癸丑以才人張氏

為美人時張氏已被疾後五日卒 是月遣近臣十七

人巡行河北 冬十月戊辰進封乳母南康郡夫人林

氏為蔣國夫人 甲申除福州官莊錢初王氏據福州

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自太平興國中授券與民耕

歲輸賦而已天聖二年發運使方仲荀言鬻之可得厚

利凡售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三之一期三年畢償既

而期盡未償者十二萬八千餘緡知州事章頻具以聞

帝曰遠方民貧而官司督責甚苦其悉除之十一月

丁巳奉安太一神像于西太一宮 初大理評事范仲

淹遭母喪上書執政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

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凡萬餘

言王曾見而偉之於是晏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

實知仲淹乃捨而薦他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

淹也殊從之十二月甲子以仲淹為秘閣校理 丁卯

賜故杭州處士林逋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

石帛五十疋逋臨終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  
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以聞帝嗟惜之故有是賜初逋  
嘗客臨江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  
器也及逋卒諮適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  
之刻遺句納壙中 辛巳上封者請稅緡錢以助經費  
帝曰泉貨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無何可算也不許  
是歲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甘州取之

七年春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判鄧州初太后臨

朝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居不  
卹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  
稱為侍中而不名內侍羅崇勲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  
勲戒敕之利用去崇勲冠幘詬斥良久崇勲恥恨會利  
用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  
不法事奏上崇勲方侍自請往按治乃詔龍圖閣待制  
王博文監察御史崔暨與崇勲鞠汭于真定府遂罷利  
用樞密使利用既受命請對不許而崇勲等窮採其獄

汭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且傳致汭辭云利用實  
教之帝以問執政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進曰此獨  
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大怒將并逐士  
遜而王曾亦為利用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橫肆今何  
解也曾曰利用恃恩素驕臣故每以理折之今加以大  
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丙辰貶利用為左千衛  
上將軍知隨州法寺議汭當斬詔杖殺汭母妻俱論如  
法先是館閣校勘彭乘嘗預釣魚故事帝未得魚侍臣



雖先得不敢舉竿及帝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既而  
乘同列有得魚欲舉竿者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魚學  
士竿未可舉也利用後得魚左右復以紅絲網承之利  
用弗禁乘出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  
安於僭禮其能久乎無何利用敗利用嘗辟太常博士  
夏人司馬池為羣牧判官池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  
委池括大臣所負馬價池曰令行自上公所負尚多不  
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

數日而諸負者皆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颺言稱利用之枉朝廷卒不問 二月庚申朔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小臣方仲弓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太后將同帝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

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  
恩澤處耶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終不使恩國恩也曹利  
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折之於帝前自貴戚用事者莫不  
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在政府七年  
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  
兩既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初太常議謚曰剛  
簡復改為簡肅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也

考異  
王子

融作王曾言行錄及百一編毀短宗道殊甚然他書莫  
不稱宗道剛簡可畏恐子融所云或出私意耳今不盡

取

丙寅禮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為刑部尚書知  
江寧府士遜得宰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長樞密憑寵  
自恣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得  
罪士遜營救之利用既斥士遜隨亦罷帝以士遜東宮  
舊臣故加秩而遣之以參知政事呂夷簡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始王曾薦夷簡為相久不用士遜將免曾因  
對言太后不相夷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  
耆上耳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

意行用之矣於是宰相夷簡以代士遜

考異此據魏泰雜記然泰所云

請即宣召學士草麻則恐不然蓋張知白曾薦夷簡不用而用士遜及士遜將罷曾復薦夷簡太后因用之何必如是急促且不類曾平日舉動故不取 丁卯以樞密副使夏竦參知政

事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陳堯佐為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薛奎參知政事奎入謝帝諭奎曰先帝常以卿為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有沾醉者奎諫曰陛下宜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

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深納之初曹利用領景靈宮

使嘗私貸宮中公使錢而未還至是法寺奏利用當除  
名癸酉再貶利用為崇信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仍命內  
侍楊懷敏護送之沒所賜第有司籍利用家貲得水精  
杯盤十副有老賈人識之曰此丁侍中故物也吏閱視  
舊牘果如所言時朝廷以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  
邊欲悉罷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請一切毋治以安反  
側詔從詠言

考異李燾曰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  
不軌獄既具有司欲盡劾交結利用者時

憐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十餘人諷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嘗親暱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汭之事者恐或誑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卹至此是年聖算方二十此僧文瑩所錄也其事不見於實錄正史然鞠詠請勿治利用所薦擢領兵者不知其從違按此則詠言必從矣今但借此用記詠言餘仍削而不著

乙亥召知永興軍王曙

為御史中丞 詔以朝廷事簡中書樞密院聽午後五

刻出 癸巳募民入粟以賑河北 宦者多惡曹利用

必欲致之死閏月楊懷敏護送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且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自經死懷敏乃奏利

用暴卒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厭兵第憂不就盟顧於  
聘賂無所愛而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力斡其數  
於國有勞既富貴負恃已功性又悍梗少通力裁僥倖  
而其親舊亦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其在朝廷忠  
蓋有守始終不為屈抑死非其罪天下寃之後其家請  
居鄧州帝惻然從之且命利用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  
稅考異李燾曰曹淵監鄧州稅恐自有時當考景祐二  
年四月始聽利用諸子還京師十月以舊第賜之一  
一還利  
用子孫  
戊申禁京城剏造寺觀時都人厭土木之勞



及詔下人情甚喜 壬子詔復制舉從夏竦請也於是  
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  
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  
識洞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  
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  
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  
科以待布衣之被舉應書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  
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於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

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焉 癸  
丑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為之其登聞檢院匭函改為  
檢匣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並投檢匣令晝時進  
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為進  
者並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時上封者言自至道三年  
廢理檢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不能自達會帝讀  
唐史見匭函故事與近臣言之夏竦因請復置使領帝  
從其議乙卯始命御史中丞王曙兼理檢使 三月戊

寅帝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奸邪也  
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為五鬼  
其奸邪險陂之迹誠如聖諭 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  
陳詒知祥符縣治嚴急吏欲動朝廷以罪詒乃空一縣  
逃去太后果怒而詒妻宰相呂夷簡妹也執政以嫌不  
敢辨事下樞密院副使陳堯佐獨曰罪詒則奸吏得計  
後誰復繩吏者詒由是獲免徙知開封縣詒辭乃命權  
判吏部南曹 庚辰詔自今召試人令學士舍人院試

賦詩如舊制以近歲所試論策其文汗漫難考也 河

北轉運司言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河帝謂輔臣曰雖  
境外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乃詔轉運司分送唐鄧  
襄汝州處以閒田所過州縣給食人二升 癸未詔百

官轉對極言時政闕失如舊儀在外者實封以閒

景德二年

四月詔群臣轉對不知何時罷今又復之

羣牧判官武城龐籍因轉對言

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二  
借內侍楊懷敏羣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迺復借之數

日而復罷樞密掌機命反覆如此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書樞密院蓋防偏請以啓倖門近歲傳宣內降寢多於舊臣恐法度自是隳也羣牧判官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詔書出有不便者門下省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時內侍皇甫繼明等三人給事太后閤兼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實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為

奏池獨不可吏曰三中貴人不可忤也池不聽總明等怒甚會除開封府推官勅至閤門為總明黨所沮罷乃以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耳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數更帝然之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丙戌遣官祈晴帝因謂輔臣曰昨令視四郊而麥已損腐此必政事未當天心也古者

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  
司審獄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捨是無以召  
和氣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 辛卯  
南平王李公蘊卒其子德政遣人來告以為交趾郡王  
追封公蘊南越王 五月己未朔詔禮部貢舉庚申詔  
曰朕試天下之士以言觀其趨向而比來流風之弊至  
於會粹小說磔裂前言競為浮夸靡曼之文無益治道  
非所以望於諸生也禮部其申飭學者務明先聖之道

以稱朕意焉 甲子帝問王曾曰羣臣請對多求進者何也曾曰惟陛下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矣帝然之 己巳詔以新令及附令頒天下始命官刪定編敕議者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有司又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其罪名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 甲辰詔應舉人自今在京有職事無職事已罷未赴並聽於國子監開封府取解外任者聽於別州仍先取旨文臣許兩應



武臣止一丁未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燎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耳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興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盡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豈出人意如用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太廟齋郎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農田被苗者十九臣以為

任用失人政令多違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灾欲  
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  
下以為襍赦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  
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  
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  
垂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  
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  
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

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美威權者  
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為祜浹  
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  
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  
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  
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  
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  
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

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  
今為陛下計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  
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舜欽  
時年二十一易簡之孫耆之子也 甲寅門下侍郎兼  
吏部尚書平章事王曾罷為吏部尚書知兗州始太后  
受尊號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  
張別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正太后滋  
不悅會王清昭應宮災曾以使領不嚴累表待罪乃罷

相出守尋改青州 是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 初王  
清昭應宮災太后怒守衛者不謹悉下御史獄欲誅之中  
丞王曙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  
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  
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  
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  
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  
諷亦言此實天災不當置獄窮治監察御史張錫言若反

以罪人恐重貽天災言者既衆帝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  
衛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宮諷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  
復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為此其如疑天下何願詔示四  
方使明知之秋七月癸亥以玉清昭應宮災遣官告諸陵  
已巳下詔以不復修宮之意諭天下改長生崇壽殿為  
萬壽觀乙酉罷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從呂夷簡等  
之請也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詔曰先帝患吏廩  
不給而潔廩者亡以勸故並錫之公田歲月浸深侵牟

滋長獄訟數起反以害人重失先帝之意其罷天下職  
田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仍委三司別為條約 辛  
卯樞密使張耆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參知政事夏竦復  
為樞密副使樞密副使陳堯佐改參知政事竦與夷簡  
不相悅故以堯佐易之又以御史中丞王曙為工部侍  
郎參知政事 己亥詔命官犯正入己贓者自今毋使  
親民 九月壬午徙知青州李迪知河南府迪朝京師  
太后語迪曰卿昔者不欲吾預國事今日吾保養天子

至此卿以為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  
明盛誠不知太后聖德乃至此太后亦喜冬十月壬  
寅閱虎翼武騎卒習戰丙午京師地震詔知州軍  
文武升朝官歲舉判官主簿尉堪縣令者各一人轉運  
使副不限以數先是流內銓引選人朝辭有老耄者授  
縣令帝謂宰臣曰縣令之職有民有社一邑刑政重輕  
皆得自專若非其人為害不細雖遠方僻郡尤當擇人  
宣朝廷德意此輩皆昏耄使之臨民必有貪墨疲懦之



弊會有上言乞奏舉以充縣令乃降是詔 丁未詔准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奏計京師毋以土物饋要近  
官先是鍾離瑾因奏計多載奇花怪石納禁中且賂權  
貴殿中侍御史鞠詠右司諫劉隨皆劾瑾請付御史臺  
治帝面諭瑾亟還所部於是又下此詔 契丹自神冊  
以來遼東無權酤鹽麴之征馮休韓紹勲相繼為戶部  
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薦饑戶部副使王嘉  
猷計造船使其民諳海事者漕粟以振之水路艱險多

至覆沒鞭扑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  
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  
勲王嘉猷等以快衆憤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  
道平踰城走謁契丹主於黑嶺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  
命南京留守燕王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大延琳嬰城  
固守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  
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  
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乃與百官同

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前辱公舉每懼不稱以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謝焉仲淹又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考異歐陽修作仲淹神道碑云太后將以至日大會前殿上率百官為壽仲淹言之其事遂已按仲淹疏入不報上壽會慶殿未嘗已也豈修謂止在便殿不在前殿為聽仲淹之言乎然張供別殿實自王曾執奏非

由仲淹矣修蓋誤今不取富弼作仲淹墓碑亦云疏奏  
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擇尋出為河中府通判弼亦誤  
今但取其出倅河中府附見於此僧文瑩以為仲淹時  
任右司諫太后先遣中使諭令勿言此妄也今不取

庚午詔每遇南郊大禮錄周世宗從孫一人班行

十二月庚寅以知制誥李仲容判禮部故事茂才異等  
高蹈丘園沉淪草澤三科所上策論先委禮部考覈以  
聞乃得召試時直史館康孝基判禮部言河南富弼等  
十人詞理皆優帝意其品藻未精故改命仲容而以孝  
基為同判仍取弼等策覆校之 辛亥以左司諫孔道

輔知鄆州坐糾察刑獄事不當也

考異本傳言道輔除左正言受命日論奏

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勲竊弄威權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剌太后可其言乃退按道輔為左正言乃天聖元年八月此時利用及崇勲驕恣之狀猶未著道輔必不以受命日首論此二人及五年十二月遷左司諫或可論矣然距利用貶絀尚一年餘遽云太后可其言亦妄矣且利用不應與崇勲同論或道輔果曾同論二人亦必不在始受命日傳蓋誤也今不取

是歲皇叔元儼封鎮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十九

起上章敦牂正月盡玄  
默涖灘十二月凡三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天聖八年春正月丙寅命資政殿學士晏殊權知禮部  
貢舉 甲戌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彰武節度使曹瑋

卒贈侍中諡武穆瑋為將如其父寬然自成一家用  
士得死力平居意舒暇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一日  
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賊首已擲  
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自三都之捷威震  
西域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  
驅也真宗重兵事凡邊奏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  
守初議卒無以奪開邊壕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  
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法賈同嘗



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  
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真名  
將也賈同者山東臨淄人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  
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調歷城主簿張知白薦通判  
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已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  
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  
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  
免後世之議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

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  
時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知棣州卒

集賢校彭乘懇求便親詔乘知普州蜀人得鄉郡自乘  
始普人鮮知學者乘為興學召其子弟為生員教育之  
俗遂以變 辛巳作會聖宮於西京永安縣 二月戊

子詔梁唐晉漢周三品以上官告身存者子孫依律叙  
蔭仍須得保官三人御史臺主簿石介上疏以為不可  
坐罷 三月甲子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寅試

諸科丁卯賜進士咸平王拱壽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已已賜諸科及第同出身者又五百七十三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 乙亥詔宗室嫁女擇士族之有行義者敢以財冒為昏御史臺街司察舉之 以度支副使刑部郎中唐肅為龍圖閣待制肅清直廉儉恬於仕進在度支會糴麥京師數且足有豪姓欲入官者數十萬石因權倖以干掖庭太后面命肅肅曰麥貯于倉率不過二歲多則腐朽不可食况撓法耶卒不受嘗

知洪州艤舟南康不即赴或問之肅曰職田以四月為限今遽往得無趨利之譏乎踰月乃上三司以方建太一宮及洪福等院市材木于陝西通判河中府范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章聖治尋徙陳州又言恩倖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願以上官賀婁為戒事雖不行帝以仲淹為忠夏五月甲寅賜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二十

五世孫乾曜號虛靖先生

考異通鑑續編作澄素先生今從長編

以其孫

見素為試將作監主簿仍令世襲先生號蠲其租課丙

辰大雨雹

六月癸巳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

史于崇政殿故事史成監修而下進秩夷簡固辭之

乙巳御崇政殿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武舉法先閱騎

射而試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每遇制舉則試馬

秋七月丙辰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丁巳詔修史

官修國朝會要

丙子策制舉人何詠富弼對策並及

第四等丁丑以詠為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為將作監丞知長水縣 八月戊子詔流配人道死者其妻子給食送還鄉里 契丹蕭孝穆執大延琳以歸 九月丙辰罷百官轉對自復轉對言事者頗衆大臣不悅故復罷之 劉美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

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趙稹厚結之己巳擢稹為樞密副使命未出人馳告稹問曰東頭西頭盖意在中書也世傳以為笑 乙丑樞密副使姜遵卒 冬十月壬辰

奉安太祖御容于太平興國寺開先殿 自諸國降附  
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其解池引水而成者曰顆鹽淮浙  
蜀廣煮海并鹺而成者曰末鹽初皆通商貿易咸平中  
梁鼎請官自鬻解鹽未幾以公私煩擾復舊商販帝初  
即位置計置司議茶鹽利害茶法變為貼射而鹽則官  
自鬻利微而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  
可校有上書者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之力乃詔  
盛度王隨議更其制隨與權三使司胡則畫通商五利

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以給輦運而兵民罷勞不堪其命今去其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舟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隄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欲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故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六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監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丙申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賈



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給鈔受鹽於解池而申私販  
鬻之禁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自是雖商賈流  
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 壬寅置天章閣待制位龍  
圖閣待制之下命鞠詠范諷為之 十一月丙寅朝饗  
景靈宮丁卯饗太廟戊辰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賀皇  
太后于會慶殿 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 壬辰以雷  
州司戶參軍丁謂為道州司戶參軍 辛丑定難節度  
使西平王趙德明交趾王李德政並加賜恩丁未德明

遣使來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是歲河中

府通判范仲淹上疏請太后復辟其畧曰陛下擁護聖

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

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

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此事據文正公

集後年  
譜增入

高麗來貢

九年春正月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皇太后壽于會慶

殿 己未龜茲國沙州並遣使貢方物庚申資政殿學

士晏殊言占城龜茲沙州邛部川蠻夷往往有挈家入貢者請如先朝故事委館伴使詢其道路風俗及繪人物衣冠以上史官從之 辛酉以刑部尚書知許州張士遜為定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時士遜朝京師異復入相天章閣待制鞠詠奏曰曹利用擅作威福士遜與之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特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許州 丁卯以祠部員外郎晁宗慤為知制誥宗慤迥子也宋綬嘗謂自唐

以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今始有晁氏  
焉 辛未錢惟演改判河南府始惟演託疾久留京師  
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奏曰  
惟演嘗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  
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催督惟演上道惟  
演自言先壠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  
行他日諷入對太后謂曰惟演去矣諷曰惟演奴僕皆  
得官不去尚奚以為 二月癸巳詔復職田 三月賜

青州州學九經從王曾之請也自是州郡當立學者皆得賜書矣 夏四月戊寅詔以隴州論平民五人為刼盜抵死主者雖更赦並從重罰 五月乙丑錄繫囚

六月己卯契丹主隆緒殂于大斧河之行宮年六十一

謚曰文武大孝宣皇帝 葬慶陵廟號聖宗

考異按遼史聖宗紀六月

丁丑朔駐蹕大福河之北己卯崩于行宮通鑑續編亦云殂于大福河之北而葉隆禮郭丹志則云崩于上京東北三百里大斧河之行帳蓋聲之訛也今從之 聖宗曉音律與帳下縱飲或

通晝夕自起歌舞歲獻方物皆親閱視必使美好中意

守約甚堅未嘗稍啟邊隙在位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在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在契丹諸帝中號為令主及殂太子宗真即位改元景福初聖宗冊其后為齊天皇后后平州節度使蕭寶桂之女大丞相耶律隆運甥也有容色多巧思聖宗愛幸特甚事承天太后尤謹承天亦以隆運故深愛之承天殂齊天預國事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加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

后生日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蕭訥木津黝面狠視

生二子長曰瑪蘓庫即宗真也

考異按遼史興宗字業卜肯契丹國志云審名

瑪蘓庫今從之

次曰塔坦李生女楚國公主嫁其弟蕭特古斯

為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軍徙戶一萬實之曰從

嫁戶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訥木津屢言

其罪聖宗不治又為蕃書投聖宗寢帳中聖宗得之曰

此必元妃所為也命焚之至是疾革訥木津詈齊天曰老

物寵亦有既邪令左右扶后出聖宗遺詔以齊天為皇

太后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之自尊為皇太后攝國政  
生日曰應聖節護衛馮嘉努希卜蘇等希旨誣告齊天弟

北府宰相蕭綽卜詳袞蕭必塔謀逆

考與契丹國志云太后與帳下醫耶

律希卜蘇謀令誣告齊天弟今從遼史后妃傳

遂鞠治之連及齊天契丹主聞

之曰齊天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為太后今不果

反罪之可乎太后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契丹主曰齊

天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太后不從卒載以小車囚

之上京

李焘曰契丹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遼魯河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鵠以



捕鵝雁夏居炭山或上陞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  
夜半獵人吹角効鹿鳴既集而射之賤他姓貴耶律蕭  
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  
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入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  
宮都總管謂之南面以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特哩袞  
宗室也額爾欽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額爾欽  
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敝史木古  
薩納噶圖努古圖努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  
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特克寶赫東西都省太師兵  
又有國舅鈐轄遙輦裳衣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  
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太師一百  
六八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為兵  
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魚  
符調發軍馬其投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速  
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割人戶馬  
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為行宮領

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象朔望節  
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大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飯十宮  
各有民戶出兵馬按巴堅曰洪義宮德先曰永興宮烏  
裕曰積慶宮舒魯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托雲曰長  
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  
運曰大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  
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  
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譚子  
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于帳前號曰貼  
帳每謁木葉山即射柳枝譚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  
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十紙書及第者  
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  
面云以法雷震令  
仍附隆緒沃後

雄州以契丹屯計聞辛丑輟視朝

七日在京及河北河東緣邊亦禁音樂七日遣使祭奠

弔慰及賀即位 秋七月戊午命樞密直學士寇瑊為  
賀契丹登位使改賀登位使孔道輔為契丹母后冊禮  
使自此始 癸酉以翰林侍講學士兵部侍郎孫奭為  
工部尚書知兗州奭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奭  
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  
章各賜帛二百疋以不得請求近郡故優拜焉仍詔奭  
燕而後行 甲戌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  
職本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二

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敕許赴諫院供職者乃  
曰諫官 八月丁丑太子少保致仕馬亮卒贈右僕射  
亮有智畧敏於政事然所至無廉稱及卒時以壻呂夷  
簡在相位故得諡為忠肅人不以為是也 辛巳以天  
章閣待制范諷為賀契丹登位使寇瑊病不能行故也  
諷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為戰地不亦信乎  
北人相目不敢對 權知開封府寇瑊卒瑊初附丁謂  
故早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

狗以刺之 九月己巳以右諫議大夫程琳為給事中  
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琳令右司驗狀  
蒙正連姻太后太后因琳入對謂曰齊雄非殺人者乃  
其奴嘗捶之耳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  
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李咸熙而挈其女  
姪歸咸熙訴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即請  
于帝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  
之 庚午以吏部尚書知天雄軍王曾為彰德節度

使仍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祠之 甲戌契丹遣御史

中丞耶律肅等來謝弔慰 冬十月己卯以翰林學士

宋綬為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

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帝未始獨對羣臣也綬言宜約

唐先天中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

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故命出守劉隨郭勸並言綬

有辭學當留本朝不聽 丙戌下詔申儆庶官從侍御

史知雜事劉隨請也其畧曰比者縉紳之間名節固勵  
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分屏翰者或  
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寬縱之為得貪而無恥姑務  
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用稽曩訓申儆羣倫苟少冒  
於官箴將自投于公憲 閏月癸丑以鹽鐵副使王駿  
為天章閣待制初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  
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逆  
其意駿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事遂寢 戊辰

以孫奭出知兗州曲宴太清樓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  
及近臣皆預翌日奭入謝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鞍  
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 十一月

辛巳徙三館于崇文院先是三館秘閣在左掖門之內  
左昇龍門外大中祥符八年大內火權寓右掖門外至  
是修崇文院成復徙之 丁亥弛兩川簪禁 十二月

甲寅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  
契丹封李德明子元昊為夏國公以興平公主歸之



明道元年春正月乙亥以知江陵府杜衍為河北都轉運使初命衍守荆南殿中侍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留中朝不聽會河北乏軍費乃命衍往經度之不增賦於民而用足 癸巳詔按舉官奏劾所部官吏而反為所訟者自今毋得受理 契丹太后專決國事契丹主不得預聞至是御正殿受契丹主及羣臣朝 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 庚戌以知許州定國節度使張士遜為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 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帝皇太后即以為己子使皇太妃保視之帝即位踰十年宸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年四十六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瞿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外事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

離間我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  
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李宸妃也且奈  
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內  
侍羅崇勲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有司希太  
后旨言歲月未利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  
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崇勲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  
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復遣崇勲謂夷簡曰宜意卿亦  
如此也夷簡曰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

許臣終不退崇勲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勲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勲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考異李燾曰鑿

垣事據魏泰東齋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薨輟視朝三日三月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十四日葬又輟朝今并書之宸妃之號前此亦未見恐是創置也當考

三月戊子始行天聖

編敕太常博士安邱明鎬初為蘄州幕職知州鄧餘慶貪暴不法州事皆鎬持正之薛奎領秦州益州皆辟鎬自隨於是鎬罷益州通判還朝賜對帝問輔臣以鎬所

能者奎曰鎬文妙博學而沈鷺有謀能斷大事願陛下  
亟用之己丑命鎬權開封府推官尋即真江淮旱戊  
戌詔慮繫囚流以下降一等杖笞釋之己亥除婺秀  
州丁身錢契丹太后慮契丹主懷齊天皇后鞠育之  
恩因其薨於雪林遣人馳至上京賜后死后曰我實無  
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復至則  
后已殂矣時年五十因殺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葬  
祖州白馬山初聖宗將殂屬太子曰皇后無子故命汝

為嗣我死汝子母切勿殺之後契丹主遊獵過白馬山

追感遺命哭其冢徙祔慶陵

考異契丹國志云徙葬接巴堅墓傍今從遼史后妃

傳

追諡曰仁德皇后 夏四月戊午知棣州王涉坐冒

請官地為職田配廣南牢城 六月殿中侍御史冀人

張存上疏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函夏

之人共思讜直自前秋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

曹修古等昨又聞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遠竄嶺南人心

惶惑中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幾

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廣帝意

考異林獻可本末史失不載今取蘇舜欽詩附見更迭  
考求詩曰誓說聖所擇愚謀帝不罪況乎言有文白黑  
時利害前日林書生自謂胃膽大潛心撫世病策成謂  
可賣投額觸諫函獻言何耿介云昨見凶星上帝下警  
戒意若曰昏極出處恣肆蠱安坐美神器開門納珍賄  
宋夫若繫囚親親禮日殺大臣尸其柄咋舌希寵拜述  
連伐虎叢無使自沈察陛下幸察之聰明斯不壞如觀  
賤臣言不瞬防禍敗一封朝飛入羣目已睚眦力夫暮  
塞門執縛不容喟十手拌其胡如負殺人債幽諸死牢  
中擊灼若龜蔡亦既下風指點而播諸海長塗萬餘里  
一錢不得帶必令朝夕間渴飢死于械從前有口者縮  
脰氣如轉獨云已去除易若吹糠稗奈何上帝明非  
德不可益倏忽來十旬炎官下其怪一夜紫禁中一燎  
不存芥天王下牀走蒼猝畏挂礙連延舊寢廷頃失若

空寨明朝黃紙出大赦徧中外嗟乎林書生生命不可再翻令凶惡因景景受恩貸按天文志是年三月癸己星出中台貫北河入東井沒炸烈有聲燭地食頃又有星出天市垣宗人側東流入濁四月乙己星出貫索大如枉沒于鉤星側光照地又六月六日乙己客星出東北方近濁木星太微有芒彗至丁己凡十三日而沒不知薛欽詩所指凶星是何星也又云宗走繫囚亦不詳所謂

乙酉工部侍郎參知

政事王曙罷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陝州以疾自

請也

考異按宰相編年錄王曙以七月乙酉罷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陝州宋史云丁酉王曙罷誤

也

辛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右掖門之西先

朝雖除諫官而未嘗置院及陳執中為諫官屢請之置



諫院自此始 太白晝見彌月 八月辛丑以三司使

兵部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

考異 辛丑宰輔編年錄作庚子朔今從長編與宋史

丙午以晏殊參知政事甲寅以楊崇勳為樞密副使  
辛酉以吐蕃嘉勒斯賚為寧遠大將軍受州團練使

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其左丘明而下二十  
一人並以本品衣冠圖之 壬戌修文德殿成是夜大

內火延及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

殿帝與皇太后避火於苑中癸亥移御延福宮

考異 按并欽詩

云天王下床走  
意即謂此也

甲子以宰相呂夷簡為修葺大內使

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 乙丑詔羣臣直言闕失先是

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  
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  
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

卯大赦其營造殿宇宜約祖宗舊制更從減省 時宦

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服下開封府使具獄  
權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

宮人多而所居隘其炷竈近板壁歲久燥而焚此殆天災  
不宜以罪人監察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跡安知非天  
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是重  
天譴也帝為寬其獄卒無坐死者 是月殿中丞河南

滕宗諒祕書丞大名劉越准詔上封事宗諒言國家以  
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固請太后還政而  
越言尤鯁直皆不報 丁亥永興軍言左衛大將軍分

司西京李士衡卒士衡前後筭計二十年雖才智過人

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府云  
庚寅重作冊寶以舊冊寶為宮火所焚也有司言冊  
寶法物凡用黃金二千七百兩詔易以銀而金塗之

冬十月庚子黃白氣五貫紫微垣 十一月甲戌以修  
大內成恭謝天地于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是日  
還延福宮 己卯冬至百官賀皇太后於文德殿帝御  
天安殿受朝 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  
衛慕氏生元昊默密氏生舒裕勒額藏楚輝氏生成威元

昊小名威哩羌語謂惜為鬼富貴為埋性凶鷙猜忍圓  
面高準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  
書常携野戰歌太一金鑑訣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  
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  
錦綺衣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  
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陷甘泉  
復舉兵攻拔西涼府至是德明死元昊繼立

考異李燾  
曰實錄正史

並稱德明既攻陷甘州拔西涼府未踰時乃死按甘州  
及西涼府陷沒實錄正史並不記其年月日所稱不踰

時或即是德明死之年然德明每不聽元昊用兵其攻陷甘州及西涼府想非德意傳入稱元昊忽引兵襲甘州見德明不在兵間西涼府亦必元昊自拔之德明不與也實錄正史載此事不詳因德明死時乃附著之蓋誤矣今皆刪修以繫甘州入天聖六年未此處并追叙攻拔西涼使不相抵牾

癸巳元昊為

西平王命司封員外郎楊告為旌節官告使元昊既襲封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初對使者設席自尊大而告徙坐即賓位不為屈告允恭子也元昊後僭諡德明為太宗光聖皇帝墓號嘉陵追尊繼遷為太祖廟號武宗 丙申詔蘇州所

沒丁謂莊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殿承制珙為供  
奉官 是月契丹冊李元昊為夏國王 十二月庚子  
詔以來年二月躬耕籍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廟權罷  
南郊之禮其恩賞並就禮畢施行 辛丑命禮官詳定  
籍田及皇太后謁廟儀注始太后欲純用帝者之服參  
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為對薛奎曰太后必御  
此若何而拜力陳其不可太后為改他服 壬寅以宣  
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楊崇勳為樞密使 甲辰羣臣

上皇帝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上皇太  
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凡五上乃許  
之以太子中允安陽韓琦為太常丞直集賢院初琦  
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  
己未上封者言比詔淮南民饑有以男女雇人者官  
為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以自存望  
聽其便從之 庚申命權三司使李諮同盛度王隨議  
解鹽法天聖八年既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



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更損九萬其後歲益耗故  
令諸等議之 壬戌西北有蒼白氣亘天 是歲通判

陳州太常博士范仲淹以京師多不闢有司而署官賞

者乃附驛上奏以唐中宗朝墨敕斜封官為戒又屢疏

論內降之弊

據歐陽修神道碑富弼墓志及仲淹集前年譜

契丹主改元重

熙邊吏言諜知契丹將大入寇輔臣爭言擇師備邊之  
策參知政事薛奎獨曰先帝與契丹約和歲遺甚厚必  
不敢輕背約已而果如奎所料帝嘗謂輔臣曰臣之事

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開元天寶時事以對帝深然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

起昭陽作噩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明道二年春正月戊寅罷館閣讀書 己卯詔發運使  
以上供米百萬斛振江淮饑民 癸未詔三司鑄明道

元寶錢 二月戊戌司天監言含譽星見東北方其色黃白上有光芒長二尺然觀者皆以為彗云 庚子詔江淮民饑死者官為葬祭先是南方大旱人多流亡因饑成疫氣死者十二三官雖作粥糜以飼之然得食輒死村聚墟里幾為之空 乙巳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饗太廟為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是日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丁未祀先農行籍田禮侍中奉耒進御帝耒耒三推禮儀使張

士遜奏禮畢帝曰朕既躬耕不必泥古禮願終畝以勸  
天下士遜固請乃耕十有二畦而止三公以下咸推盡  
壠悉過五推之數禮成御正陽門大赦百官上尊號曰  
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辛亥帝作籍田詩  
賜近臣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  
原者募天下善醫馳傳赴京師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其  
官謫者皆內徙丁謂特許致仕 甲午皇太后崩于寶  
慈殿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

處賜諸軍緡錢乙未帝御皇儀殿之東楹號慟見輔臣  
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參知  
政事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何以見先帝乎帝悟以  
后服欽命呂夷簡為山陵使既宣遺詔閣門趣百官賀  
太后于內東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入白執  
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豈宜使女主  
相繼稱制乎遂罷預政是月溫晉奇因嘉勒斯賚於弇  
中而出兵收不附己者守弇人出之嘉勒斯賚因集部衆

討殺溫普奇而徙居青唐 皇太后既崩左右有以宸

妃事聞者

考異通鑑續編云  
荆王元儼為帝言

帝始知為宸妃所生號慟

累日不絕夏四月壬寅追尊宸妃為皇太后甲辰詔改  
葬于永定陵以次行皇太后山陵五使並兼追尊皇太

后園陵使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帝亦疑焉因

易梓宮帝遣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

入告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考異改葬易  
梓宮李用和

視之據龍川別志邵伯溫見聞  
錄乃云上親視之蓋不然也

戊申帝聽改於崇政

殿西廂 己酉罷乾元節上壽 庚戌以流人林獻可

為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抗言請皇太后還政太后怒  
竄嶺南至是特錄之 壬子羣臣上表請御正殿不允

表三上乃從之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  
通章表罷創修寺觀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癸丑召知應天府宋綬通判陳州范仲淹赴闕 初大  
行皇太后稱制宦者江德明羅崇勲楊餘懿張懷信武  
繼隆任守忠蔡舜卿等交通請謁權寵頗盛參知政事



薛奎言不遂斥逐恐階以為亂帝從之 己未呂夷簡  
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俱罷初荆王子養禁  
中既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  
富春秋非親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帝始  
親政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  
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語甚切帝與夷簡  
謀以耆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欲悉罷之退告郭皇后  
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

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宰臣張士遜加詔文館大學士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為僉書樞密院事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興國寺東火近張耆宅耆乞兵防護德用不遣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者又不奉

詔帝聞太后閣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竒之以為可大  
用故擢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效賴  
陛下威靈待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帝  
遣使者趣入院以權御史中丞蔡齊為龍圖閣學士  
權三司使事天章閣侍制范諷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時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  
得繫獄逮及數百人帝怒使齊按之齊曰此小人無知  
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一夕三疏帝大悟止笞數人而

己先是諷出知青州時山東旱蝗前宰相王魯家多積粟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於是以御史中丞召其在青州不逾歲也以范仲淹為右司諫仲

淹初聞遺詔以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上疏言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降殿中丞知吉州方仲弓為太子中舍監豐國監初

仲弓請依唐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太后見其奏怒曰  
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猶用是得知吉州帝以  
累更赦宥止薄責焉 壬戌始御崇政殿 癸亥上大  
行皇太后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  
自此始追尊李太后諡曰莊懿 五月丁卯判河南府  
錢惟演請以莊獻莊懿皇太后並祔真宗之室詔太常  
禮院詳定以聞惟演既罷景靈宮使還河南不自安乃  
建此議以希帝意 戊辰詔禮部貢舉 辛未以屯田

員外郎龐籍為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勿使受恩人主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願采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君可謂天子御史也 癸酉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始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

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皆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鈎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絕襦練裙侍者見帝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得學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勲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勲等以此勢傾中外又以劉從德故絀曹修古等然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帝所以奉太后亦甚備及太后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左司諫范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

十餘年矣宜掩其小過以全大德帝大感悟乃降是詔  
丙子命宰臣張士遜撰籍田及恭謝太廟記以翰林  
學士馮元為編官直史館宋祁為檢討官既而祁言皇  
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帝始召宋綬將  
大用之為張士遜所沮丁丑以綬為翰林侍讀學士兼  
龍圖閣學士判都省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壬寅  
錄周世宗及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 辛亥  
太子少傅致仕孫奭卒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



而與遂死矣嗟惜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曰宣與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朝廷典禮俱屬討論必取前代中正合彛法事類而陳之故政府奉行無疑當真宗封禪時舉朝皆歌誦盛德與獨正言諫諍不少阿比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儔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其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也初以錢惟演議下禮院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

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  
宗母韋太后祔穆宗本朝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  
宗惟以韋太后配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尋先帝以懿  
德配饗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  
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莊穆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  
為正禮莊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  
后廟莊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若便升祔似非先帝  
慎重之意况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文惟上裁之詔都省

與禮院議皆以為莊穆位崇中壺與懿德有異已祔真  
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  
德莫與並退就后廟未厭衆心按周禮大司樂職奏夷  
則歌小呂以饗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  
立廟而祭謂之閼宮宜於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  
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饗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為樂  
曲以崇世饗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  
詔從之己未命權知開封府程琳內侍副都知閻文應

度地營建新廟秋七月丁丑詔知富平縣事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癸未降知永興軍陳堯佐知廬州為狂人王文吉所誣也堯佐罷政過鄭文吉挾故怨告堯佐謀反帝遣中官訊問復以屬御史臺中丞范諷夜半被旨詰旦得其誣狀上之堯佐猶坐是左降時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宰相張士遜置二奏帝前且言憚人誣陷良善以搖朝廷若一開姦萌臣亦不能自保帝悟寘大吉于法誣諫官事亦寢

時孫祖德知諫院范仲淹

為左司諫不知  
宗室謂誰當考

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灾

傷請遣使循行未報仲淹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  
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恤甲申命仲淹安撫江  
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  
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草者撝草進御請示六宮貴  
戚以戒侈心又陳八事其一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  
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今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於府  
庫財帛皆出于民加之饑年艱食如此願下各有司取

祖宗歲用之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其二曰國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斂未除濫賞未革近年赦宥既頻賞給復厚聚於艱難散於容易願推求典禮無數肆赦推賞且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於行師之時不擾於下今橫為隳費或有急難將何以濟其三曰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兩浙諸路歲有饋糧于租稅外復又入糴計東南數路不下二三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官以傷財民且乏食

至于造船之費及饋運兵未給受賞與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商賈無還裨販失業在京權務課程日削國家以饋運數廣謂之有脩然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羸兵自言三十人自潭州挽新船至無為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里六人者比還本州尚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患不止傷財其害人如此今宜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減工作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租稅上供

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則東南歲省官錢數百萬緡或上京實府庫或就在所給還商旅商旅行則權貨務所入漸廣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七十歲乃放停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



大蠹國用既廢之後復傷物情請下所司禁軍選不堪  
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  
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其五曰沿邊市  
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絕戎人行之則困中國今馬至  
京師宜多驚於民間假其芻牧或有邊用一呼可集又  
重稅以禁江淮小馬勿使至近裏州軍則西北之馬可  
行外慰戎心內為武備且減芻秣以億萬計其六曰江  
淮發運使歲漕六百餘綱省員殿侍並以歲勞改班行

若國家稍節用度則可減綱運酬獎之人其七曰百司  
流外日以增冗諸館人吏宜一歸崇文院而罷招置三  
五年可去其半其餘並移補諸司其八曰真州建長蘆  
寺役兵之糧已四萬斛棟宇像塑金碧之資又三十萬  
緡施之於民可以寬重歛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祿施之  
於兵可以拓舊疆矣自今願常以土木之勞為戒上嘉  
納之

考異仲淹正傳云上採敘十事而不載事目今從  
附傳及奏議所上止八事不知正傳何據也今不

取

戊子詔以蝗旱去尊號睿聖文武四字仍令中外

直言闕政 先是帝遣曹琮如契丹告哀章得象致物

八月甲午朔契丹使耶律壽寧等來祭奠弔慰 丙申

以太常丞永新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舒州莊獻太

后建資聖浮屠內侍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急州將至

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歸 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

為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倖用事

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初論馬李

良錢暖忤太后旨貶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于

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賜其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錄其壻劉勲為試將作監主簿 壬寅名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新廟曰奉慈 癸卯詔凡除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 甲辰詔中外毋避莊獻明肅太后父諱

壬子宰臣張士遜等言比諸道旱蝗請用漢故事冊免蒙賜詔不許今陛下既減損尊名願各降官一等以塞

天異帝慰勉之 丁巳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宋綬為之 三司言自籍田後繼有賞費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庚申出緡錢百萬賜之帝謂張士遜曰國家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耳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 九月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罷還本鎮初惟演欲為自安計首建二后並配議既與劉美為親又為其子暖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奏惟演

擅議宗廟又言惟演在莊獻時權寵太盛且與后族連姻請行降絀帝不聽諷袖告身對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朝暮憂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為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丁卯復奪暖一官聽隨惟演行諸子皆補外州監當 甲戌幸洪福院臨莊懿太后梓宮丙子壬午臨如之 丁丑詔國忌日罷佛像前設神御 壬午莊獻明肅皇太后靈駕發引帝顧輔臣曰朕欲親行執紼之禮以申孝心乃

引紼行哭出皇儀殿門禮官固請而止遣奠正陽門外  
遂詣洪福院服素紗幘頭淡黃衫從官常服黑帶奉引  
莊懿太后梓宮遣奠廷中皆改衰服奉辭隨梓宮攀號  
不已左右固請止帝泣曰劬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步  
送至院西南隅仗轉乃還冬十月知諫院孫祖德言  
護國節度使兼侍中張耆建樓於私第下瞰社稷祠壇  
請毀撤之詔可丁酉祔葬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  
太后于永定陵甲辰詔兩川歲貢綾錦羅綺之屬以

三之二易為紬絹供軍須時帝富于春秋左右欲以巧  
自媚後苑珠王之工頗盛殿中侍御史龐籍言今蝨螟  
為灾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拔陛下安得不以儉  
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費以徇民之急帝深納其言

己酉祔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主于奉慈廟 辛亥

帝諭輔臣曰近歲進士所試詩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  
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 以司封員外  
郎祕閣校理吳遵路為開封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



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遵路  
至常卽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  
以濟自他郡流至者亦十全八九范仲淹按撫淮南薦  
遵路為郡得古人之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為  
法并付史館遵路淑子也 癸丑下德音降東西京囚  
罪一等徒以下釋之緣二太后陵應奉民戶免租賦科  
役有差 戊午張士遜罷為左僕射判河南府樞密使  
楊崇勲罷為河南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先事

天下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所建明帝頗復思  
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莊獻太后謚冊退而奉慰  
士遜乃過崇勲園飲酒日中不至羣臣離立以俟御史  
中丞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勲俱罷以判陳州呂夷簡

同平章事知河南府王曙充樞密使僉書樞密院事王  
德用為樞密副使端明殿學士刑部侍郎宋綬參知政  
事權三司使蔡齊為樞密副使庚申詔自今每日御  
前殿視事帝即位之初尚循真宗晚年故事惟隻日御

殿至是始復舊制 自唐以來民計田諭賦外增取他物復析為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汭納名品煩細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帝既躬耕籍田因詔三司汭納物以類併合于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歲入第分麓細二色百姓便之 十一月癸亥朔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奎罷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都省始莊獻崩二府大臣皆罷去奎獨留帝且倚以為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有詔免朝謁視事如故又數

賜告還第久之乃罷 以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為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詔增宗室俸 乙丑追冊美人

張氏為皇后 甲戌贈冠準中書令復萊國公其壻屯

田員外郎張子皋復直史館仍令齋詔賜其家祭酹之

戊寅以大理評事劉渙為右正言初渙上疏莊獻太

后請還政太后怒議黜面配白州屬太后疾革宰相呂

夷簡故為稽留不即行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夷簡請褒擢

帝既用渙顧謂夷簡曰向者樞密院亟欲投竄賴卿以

免夷簡謝曰渙疎外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  
自陛下使母子不相安矣帝喜以夷簡為忠 己卯徙判  
天雄軍王曾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代堯  
咨於天雄政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堯  
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因堯咨舊規但完葺無  
所改嘆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度量誠不及也 己丑  
以度支判官刑部郎中章頻兼侍御史知雜事頻奉使  
契丹未還尋卒于紫濛館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

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歛以銀飾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輅歸仍以知雜誥賜其家錄子婺州司理參軍詢為大理寺丞訪為三班奉職 十二月丙申帝謂輔臣曰朕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呂夷簡曰若小事皆關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帝曰朕承先帝之託況以萬幾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縑繒為之至屢經澣濯而宮人或以為

笑大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始天聖六年罷諸路提點刑獄官八年復置又權停於是帝謂輔臣曰諸路刑獄既罷提點官轉運司不能一一躬往讞問恐浸致冤濫宜選賢明廉幹不生事者委任之乃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參用武臣丁酉詔諸路轉運司副歲徧歷所部止許以兩吏自隨仍委諸州軍具所至月日以聞甲辰以京東饑出內藏庫絹二十萬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丁未出侍御

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為臺官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帝前帝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瀆仍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戊申出宮人二百帝時屢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人或有失所者亦宜念之帝因曰曩者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宮今已悉還其家矣 初郭皇



后挾莊獻太后勢頗驕後宮為莊獻所禁遏希得進及莊獻崩帝稍自縱宮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后性妬屢與忿爭尚氏嘗於帝前語侵后后不勝忿起批其頰帝自起救之后誤批帝頸帝大怒有廢后意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白帝出爪痕示執政近臣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諷乘間言后立九年無子大義當廢夷簡贊其言帝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陳其不可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

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已卯詔封為淨妃玉京冲妙  
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皆不得入仲淹  
即與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  
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  
正言劉渙伏閣爭之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手撫  
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詔宰相  
召臺諫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  
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

何順父出母乎衆譁然爭致其說夷簡曰廢后有漢唐  
故事道輔及仲淹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  
失德為法夷簡不能答道輔與仲淹等退將以明日留  
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  
美事乃議逐道輔等丙辰旦道輔等始至待漏院詔道  
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十斤故  
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勅除道輔比還家勅隨  
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今

母得相率請對絳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

再上疏皆不報

考異正史實錄並云范諷權御史中丞按廢后時諷罷中丞兩月矣當云權三

司使又恐諷前有此議今沒其官而不書庶不相抵牾郭勸傳云郭后廢議納陳氏勸進諫曰家以御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無世間不可儼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按議納陳氏在明年秋不與廢郭后同時今不取將作鹽丞簽判河陽富弼上疏曰郭皇

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涌自太祖太宗真宗三后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不能守祖考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尚不以

道奈天下何范仲淹為諫官所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  
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况仲淹  
所諫大愜衆心陛下乃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  
甚為陛下不取也昔莊獻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大弱而  
莊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之今陛  
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  
以萬乘之尊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  
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乃唐奸臣許敬宗

李世勣諂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且莊獻莊懿山陵始  
畢墳土未乾便以色欲之心廢黜后氏不告宗廟陛下  
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  
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又曰仲淹  
以忠直不撓莊獻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  
此擢用之既居諫列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  
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矣雖古先聖哲亦無以過今仲  
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

陷之不知自今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  
戒必不信矣今廢后已行雖未可悔願且追還仲淹復  
其諫職疏入不報 時仍歲旱蝗執政謂宜有變更以

導迎和氣丁巳詔改明年元曰景祐

考異歐陽修歸田錄云明道犯契丹

諱故遂改恐誤契丹主隆緒者明記子雖諱明然不應  
二年始改要是契丹初不問年號但趙元昊以明字犯  
其父名故輒稱顯道契丹  
事則未聞今止從詔語

禁邊臣增置堡砦 參知

政事王隨言淮南積鹽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露  
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

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  
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宜置折博務于揚州使輸錢及  
粟帛計直予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  
錢二千萬以資國用初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  
利為言至是遂詔宋綬張若谷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  
置使同議可否皆以為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  
官請勅制置司監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畜  
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



州軍易鹽在通秦楚海真楊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  
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增鹽予之并  
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是歲契丹  
改元重熙上太后號曰儀天皇太后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